

1935年会文堂铅印本简体版

—— 权威定本 ——

历朝通俗演义

清史通俗演义 下

潘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35年文堂铅印本简体版
—— 权威定本 ——
历朝通俗演义

清史通俗演义



下

蔡东藩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新文 朱思敏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通俗演义. 下 / 蔡东藩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历朝通俗演义）

ISBN978-7-5676-0201-4

I. ①清…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5776 号

清史通俗演义. 下

蔡东藩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t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10×1000 1/16

印 张：19

字 数：393 千

书 号：ISBN978-7-5676-0201-4

定 价：31.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蔡东藩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他在国事维艰、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耗时十余年撰写了近七百万字的历史演义，其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幅之长，确实是空前的。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秉承“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揉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先生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做到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虽然蔡东藩先生作品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但是，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

蔡东藩先生写的历史演义，主要有：

《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一百回；

《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一百回；

《两晋通俗演义》一百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一百回；

《唐史通俗演义》一百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六十回；

《宋史通俗演义》一百回；

《元史通俗演义》六十回；

《明史通俗演义》一百回；

《清史通俗演义》一百回；

《民国通俗演义》一百二十回（另外，许廑父续写四十回，计一百六十回）。

这十一部书，蔡东藩先生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其成书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

全书共十一部，一千零四十回，近七百万字。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该套图书最先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出版，其中《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七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首版为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后于一九三五年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四十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册。

此次出版，是以会文堂一九三五年铅印本为底本，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编辑过程中尽量保持原书风貌，仅勘正了个别错别字和标点。原书的一大特色，即蔡东藩先生自己所作的注释、夹批和后批，本次出版全部按原文保留。

蔡东藩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历朝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两全其美。

蔡东藩先生《历朝通俗演义》，的确很值得一读。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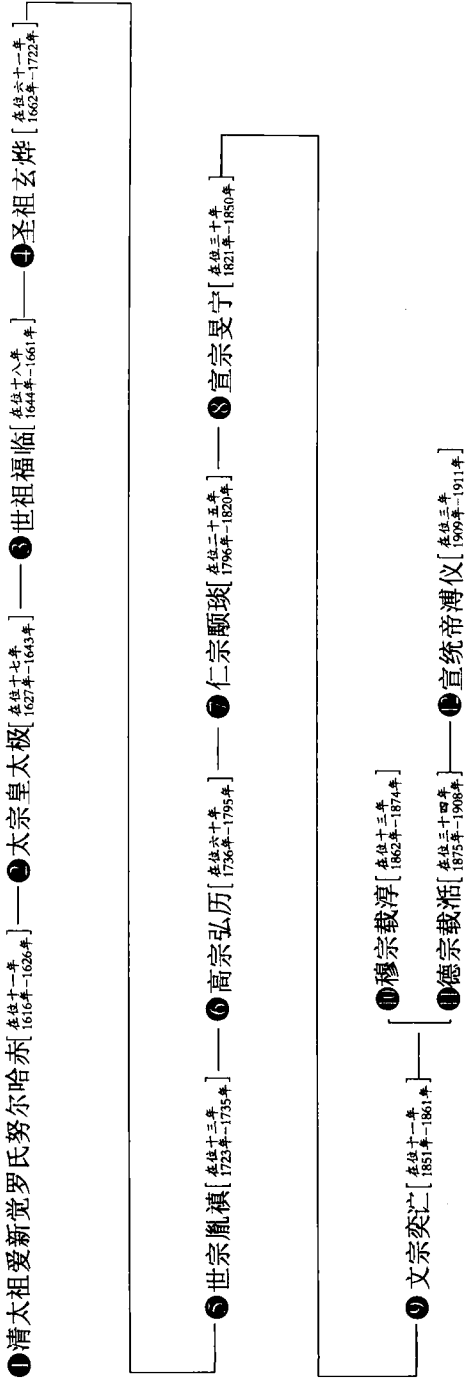
革命功成，私史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摭拾宫闱事，横肆讥议，识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水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而徒采嫖褒鄙俚诸琐词，麇杂成编，即诩诩然自称史笔乎？以此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鬻奸导淫有余矣。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嫌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槊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麇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戎，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谓我疏略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清代世系图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271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277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283
第五十四回	弈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289
第五十五回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294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300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305
第五十八回	钦使迭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311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316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322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328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333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338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343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349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355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361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367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372
第七十回	闻国丧长悲国士	护慈驾转忤慈颜	378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384
第七十二回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390
第七十三回	战浙东包团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396
第七十四回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403

第七十五回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409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严渠魁自尽	414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讯	419
第七十八回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426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432
第八十回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438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444
第八十二回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450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455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460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465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471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477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482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488
第九十回	传谏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495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蹕 撤戍违约二国麇兵	502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508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514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520
第九十五回	遭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526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谴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532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539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546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553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558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却说英国发兵的警报，传到中国，清廷知战衅已开，命林则徐任两广总督，责成守御；调邓廷桢督闽，防扼闽海。则徐留心洋务，每日购阅外洋新闻纸，阴探西事，闻英政府已决定主战，急备战船六十艘，火舟二十只，小舟百余只，募壮丁五千，演习海战；自己又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军容颇盛。能文能武，是个将相材。道光二十年五月，特书年月，志国耻之缘起。英军舰十五艘，汽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五艘。舳舻相接，旌旗蔽空，驶至澳门口外，则徐已派火舟堵塞海口，乘着风潮出洋，遇著英船，放起一把火来。英船急忙退避，已被毁去杉板船两只。

英将伯麦，贿募汉奸多名，令侦察广东海口，何处空虚，可以袭入。无奈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对。最后有几个汉奸，死里逃生，回报伯麦，说海口布得密密层层，连渔船蟹户，统为林制台效力，不但兵船不能进去，就使光身子一个人，要想入口，也要被他搜查明白，若有一些形迹可疑，休想活着。看来广东有这林制台，是万万不能进兵呢。伯麦道：“我兵跋涉重洋，来到此地，难道罢手不成？”汉奸道：“中国海面，很是延长，林制台只能管一广东，不能带管别省，别省的督抚，哪里个个象这位林公，此省有备，好攻那省，总有破绽可寻；而且中国的京师，是直隶，直隶也是沿海省份，若能攻入直隶海口，比别省好得多哩。”为虎作伥，煞是可恨！伯麦闻言大喜，遂率舰队三十一艘，向北进驶。

则徐探悉英舰北去，飞咨闽、浙各省，严行防守。闽督邓廷桢，早已布置妥帖。预募水勇，在洋巡逻，见英船驶近厦门，水勇便扮做商民模样，乘夜袭击，行近英舰，突用火罐喷筒，向英舰内放入，攻坏英舰舵帆，焚毙英兵数十。英兵茫无头绪，还是海盗偷袭，连忙抵敌，那水勇却荡着划桨，飞报内港去了。伯麦修好舵帆，复进攻厦门。金厦兵备道刘曜春，早接水勇禀报，固守炮台，囊沙叠垣，敌炮不能洞穿，那炮台还击的弹力，很是厉害，响了数声，把敌舰轰坏好几艘。伯麦料厦门也不易入，复趁着东北风，直犯浙海。

浙海第一重门户，便是舟山，四面皆海，无险可扼。浙省官吏，又把舟山群岛，看作不甚要紧的样子。英舰已经驶至，还疑外国商船，毫不防备。当沿海戒严时，就使是外国商船，亦须稽查，况明明是兵舰乎？英人经粤、闽二次惩创，还不es敢陡然登岸，只在海

面游弋。过了两三天，并没有兵船出来袭击，遂从群岛中驶入，进薄定海。定海就是舟山故地，因置有县治，别名定海，后来遂把定海舟山，分作两地名目。定海设有总兵，姓张名朝发，平时到也怀着忠心，只谋略却欠缺一点，褒贬无私。不去袭击外洋，专知把守海口。英舰二十六艘，连檣而进，朝发方下令防御。中军游击罗建功，还说外洋炮火，利水不利陆，请专守城池，不必注重海口。越是愚夫，越说呆话。朝发道：“守城非我责任，我专领水师，但知扼住海口，不令敌兵登岸，便算尽职。”随督师出港口。

英将遣师投函，略说：“本国志在通商，并非有意激战，只因广东林、邓二督，烧我鸦片烟万余箱，所以前来索偿。若赔我烟价，许我通商，自应麾兵回国”等语。朝发叱回，令军士开炮轰击，英舰暂退。翌晨，英舰复齐至港口，把大炮架起桅樯上面，接连轰入，势甚凶猛。港内守兵，抵当不住，船多被毁。朝发尚冒死督战，左股上忽中一弹，向后晕倒，亲兵赶即救回，于是纷纷溃退。英兵乘胜登岸，直薄定海城下。定海城内无兵。知县姚怀祥，遣典史金福，招募乡勇数百，甫至即溃。怀祥独坐南城上，见英兵缘梯上城，奔赴北门，解印交仆送府，自刎死。朝发回至镇海，亦创重而亡。

败报到京，道光帝即命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视师。伊里布尚未抵浙，英将伯麦，复遗书浙抚，浙抚乌尔恭额，料知书中，没甚好话，不愿拆阅，竟将原书发还。伯麦方拟进攻，适领事义律至军，请分兵直趋天津。伯麦依言，遂与义律率军舰八艘，向天津进发。

道光帝因定海失守，未免忧虑，常召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穆彰阿以谄谀道宠，平时与林则徐等，本不相和协，至是遂奏林则徐办理不善，轻开战衅，宜一面惩办林则徐，一面再定和战事宜。又是一个和珅。道光帝尚在未决，忽由直隶总督琦善，递上封奏一本，内称：“英国兵船，驶至天津海口，意欲求抚。我朝以大字小，不如俯顺外情，罢兵息事为是。此等言语，最足荧惑主听。且粤督林则徐，办理禁烟，亦太操切，伏乞皇上恩威并济，执两用中”等语。道光帝览了奏牍，又去召穆彰阿商量。穆彰阿与琦善，本是臭味相投的朋友，穆彰阿要害林则徐，琦善自然竭力帮忙。况且这班奸臣，屈害忠良，是第一能手，欲要他去抵御外人，他却很是怕死，一些儿没能耐。

相传义律到津，直至总督衙门求见，琦善闻英领事来署，当即迎入，义律取出英议会致中国宰相书，交与琦善。琦善本由大学士出督直隶，展开细瞧，半字不识，随令通事译读。首数句无非说东粤烧烟，起自林、邓二人，春间索偿，被他诟逐，所以越境入浙，由浙到津。琦善听了，尚不在意。后来通事又译出要约六条，随译随报。看官！你道他要求的是什么款子？小子一一开录如下：

第一条 赔偿货价。

第二条 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定海、上海为商埠。

第三条 两国交际，用平等礼。

第四条 索赔兵费。

第五条 不得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第六条 尽裁洋商（经手华商）浮费。

琦善听毕，沉吟了一会，方向义律道：“汝国既有意修和，那时总可商议。明日请贵兵官来署宴叙便了。”义律别去，次日，琦善令厨役备好筵宴，专待客到。约至巳牌时候，英国水师将弁二十余人，统是直挺挺雄纠纠的走入署中。琦善接入，见他威武非凡，不由的心头乱跳。见了二十多人，便已畏惧，若多至十倍百倍，定然向他下拜了。英兵官虽不能直接与他谈论，然已瞧透他畏怯情状，便箕踞上坐，命随来的通事传说，“本国已发大兵若干万，炮船若干艘，即日可到中国。若中国不允要求，请毋后悔！”这番言语，吓得琦善面色如土，忙央通事说情，愿为转奏。英将弁眉飞色舞，乐得大嚼一回，吃他个饱。席散后，琦善便据事奏陈，当由穆彰阿一力推荐，道光帝便命琦善赴粤查办。琦善闻命，即与英领事义律，约定赴粤议款。义律等徐返舟出，琦善入京听训，造膝密陈，廷臣多未及闻知。迨琦善出京，部中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略称：“义律等自津回南，路过山东，接见时很是恭顺。大约为自己写照。今因琦中堂赴粤招抚，彼亦返粤听命”云云。嗣又接到伊里布奏本，据说：“与英人订休战约，愿还我定海”等语。部臣方识琦善、伊里布，统是一班和事老。有几个见识稍高，已料到后来危局，然内有穆彰阿，外有琦善、伊里布，内外朋比，说亦无益，还是得过且过，做个仗马寒蝉。这也难免误国之罪。

这且慢表，且说林则徐方加意海防，严缉私贩，每月获到贩烟人犯，总有数起，则徐一一奏闻。起初接到廷寄，多是奖勉的话头，一日，传到京抄，上载大学士琦善奉旨赴粤查办，则徐不禁浩叹，正扼腕间，又接批发奏折的硃谕道：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又以何词对联也。特谕。

则徐览毕无语。幕友在旁瞧着，不禁气愤，随道：“大帅这般尽力，反得这般批谕，令人不解。”则徐叹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古今来多出一辙。林某自恨不能去邪，所以遭此疑谤。现既奉谕申斥，不得不自去请罪。”随即磨墨濡毫，草拟请罪折子，并加附片，愿戴罪赴浙，投营效力，当下交给幕友誊清，即日拜发。甫发奏折，又来严旨一道：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

净尽；外而私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旨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两广总督，着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着怡良暂行护理。钦此。

越数日，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琦善到任，此时粤督印信，已由林则徐交与怡良；怡良复交与琦善。琦善接印在手，别样事不暇施行，先查刺林则徐罪状，怎奈遍阅文书，无瑕可摘；随召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等入见，责他首先开衅，此后须要格外谨慎，方可免咎。关、李等气愤填胸，只因总督系顶头上司，不好出言辩驳，勉强答应而退。琦善摆着钦差架子，也不出送。

忽巡捕传进英领事义律来文，琦善忙即展阅，阅罢，急下令将沿海兵防，尽行撤退；并旧募之水勇渔艇，一律解散。还是怡良闻着此信，赶到督署探问，琦善把义律来书，交与怡良瞧阅，口中却说道：“兄弟并不是趋奉洋人，只圣上已经主抚，不得不从圆一点。照英领事的书中，要我退兵，我只得把兵撤退，推诚相与，方好成全抚议。”明明是畏敌如虎，反说得与己无涉。怡良道：“夷情叵测，不可不防，还求中堂明察！”琦善拈须笑道：“兄弟在直隶时，已与义律面约休战，还怕什么？”小骗碰着大骗。怡良无可再说，随即告别。

琦善方欣欣得意，专等义律来署议款。等了数日，毫无消息，只有属员来报，或说是获住汉奸，或说是捕到私贩，或说是英舰出海口，侦探虚实。惹得琦善性起，大怒道：“好好一个中国，都被这等混账东西，闹成这种模样。是自己说自己。此后若再来尝试，定不姑贷！”属员碰着这个顶子，大家都回到衙中，吃着睡着，乐得安逸，不管闲账。

琦善又招了一个粤人鲍鹏，作为翻译官，差他往来传信。鲍鹏曾在西商处，充过买办，为义律所奴视，琦中堂偏当他作奇材看待，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因此义律越知琦善无能，日夜增船槽，造攻具，招纳叛亡，准备角战。琦善却一些儿不防，一些儿不备，只叫鲍鹏催促义律复音。

这日，鲍鹏带来复文一角，琦善即命鲍鹏译出，内说：“前索六款，统求准议，还请割让香港一岛，畀英国兵商寄居，是否限三日答复！”这封书，便是外人所说哀的美敦书，是挑战的意思。琦善顿足道：“这都是林则徐闹出来的祸祟，他既要我准他六款，还要什么香港一岛，如何是好？”鲍鹏道：“香港是海口荒岛，就使允给了他，也没甚要紧。”分明是个汉奸。琦善道：“这个却未便照准。”鲍鹏道：“书中限期，只有三日，三日不复，他便要率兵进港来了。”琦善道：“你却去对英领事说，叫他静心伺候，待我出奏，再行答复。”鲍鹏应命而去。琦善却令幕宾修了一个模糊影响的奏折，拜发出去。

隔了两宿，鲍鹏回报义律不肯遵命，说是：“且开了仗，再好议和。”琦善大惊，

正在慌张，沙角炮台将陈连升，资文请援，琦善不愿发兵，仍遣鲍鹏赴英舰议和。鲍鹏阳虽应命，暗中却往别处耽搁了好几天，琦善还道他磋磨和议，不加着急，忽由飞骑来报：“陈副将连升，与英兵开战，轰毙英兵四百多人，后因火药倾尽，力竭身亡，连升子举鹏与千总张清鹤，统已阵歿。沙角炮台，已失陷了。”琦善道：“有这么事！”竟象作梦。接连又报：“大角炮台，亦被英人陷没，千总黎志安，受伤出走。”琦善皱眉道：“我已着鲍鹏去止英兵，什么鲍鹏不来，英兵只管进攻。”

语未毕，署外传进手本，乃总兵李廷钰求见。琦善道：“我没有传他回省，他来做什？”真心昏蛋。传递手本的巡捕，答称李镇台说有紧急事情，因此进省禀见。琦善方命传入，相见毕，廷钰禀道：“沙角、大角两炮台，俱已陷落，英兵已进攻虎门，请大帅急速发兵，由卑镇带去把守！”琦善道：“我奉旨前来议抚，并不是与英开战，怎好添兵寻衅？”梦人说梦话。廷钰道：“英兵不愿就抚，奈何？”琦善道：“我已着鲍鹏前去相商，谅无不成，明后日便可没事，老兄不必过虑！”廷钰道：“大帅不要过信鲍鹏，鲍鹏前曾私贩烟土，犯过罪案，倘再被他通洋舞弊，恐怕祸患不浅。”琦善闭着目，只是摇头。廷钰下泪道：“虎门系粤东门户，虎门一失，省城万不能保。廷钰等死不足惜，大帅恐亦未便。”说到这一句，琦善方张目道：“据你说来，是必要添兵的。现调兵二百名，给你带去，可好么？”廷钰道：“二百名不够分布。”琦善道：“再添三百，凑成五百，想总够了。”好象买卖人论价，可笑之至。廷钰方起身告辞，琦善又道：“老兄带了五百兵出去，只可黑夜中潜渡，若被英人得知，责我添兵，那时万不肯就抚了。”廷钰又气又笑，告别出外，急赴虎门守威远炮台去了。

琦善正遣发廷钰出署，见鲍鹏进来，好象得了宝贝，忙问抚议如何？鲍鹏答称义律必欲照约，方许退兵。琦善道：“你如何今日才来？”鲍鹏道：“卑职前日奉命前去，义律只是不见，守候数日，方得见他，磋商许久，仍无成议。只是请大帅允准要约，非但把炮台归还，连定海亦即交付。”琦善道：“你再去与他商议，前六款中，烟价偿他若干，广州可以开放，香港亦可婉商，余事待后再谈。”鲍鹏去了一会，又回报：“义律已经首肯，请大帅出订和约。”琦善道：“话虽如此，但我尚未奏准，如何与他订约？”鲍鹏道：“可去订一草约，然后奏准未迟。”琦善从鲍鹏言，借查阅炮位为名，与义律会于莲花城，愿偿烟价七百万圆，并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义律亦许归还定海，及沙角、大角两炮台。双方议定草约，琦善还署，即咨伊里布接收定海，一面即据义律来文，说出不得不抚情形，奏达清廷。

道光帝未经大创，安肯遽允？即命御前大臣弈山为靖逆将军，提督杨芳、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并降旨道：

览奏，曷胜愤懑。不料琦善怯懦无能，一至于此！该夷两次在浙江、粤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民，惊扰郡邑，大逆不道，覆载难容。

无论缴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疆土，其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奔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兵旅，歼兹丑类！务将首从各犯，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处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声明大义，拒绝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屡奉谕旨，不准收受夷书，胆敢附折呈递，代为恳求，是何居心？且据称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县，均经会商，何以折内阿精阿、怡良等，并未会衔？所奏显有不实，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琦善接旨，不由的身子发抖，又闻伊里布亦奉飭回任，料知朝廷变了和议，将来如何答复英人？惶急了数天，忽又接到京中家报，说是家产都要籍没了，心中一急，昏晕倒地，不省人事。家不可忘，国恰可卖。正是：

内家而外国，义本同休戚；
误国即误家，身败名亦裂。

未知琦善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焚烟之举，虽未免过激，然使省省有林、邓，则善战善守，英何能为？且但患畏葸，不患孟浪，本出自宣宗之口，林、邓二公，不过奉上而为之耳。何物穆彰阿，敢行煊蔽，妨贤病国，纵敌殃民，弛一日之大防，酿百年之遗毒。不知者谓鸦片之祸，起自林文忠，其知者则固谓在彼不在此也。琦善奸党，右穆左林，隳车实，长寇仇，莫此为甚。读此回，令人惋惜，又令人愤激；虽本事实之不平，亦由抑扬之得体。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却说琦善闻家产籍没，顿时昏绝，经家人竭力施救，方渐渐苏醒，垂着泪道：“早知英人这样厉害，朝局这样反复，穆中堂这样坐视，我也不出来了。”悔已无及。于是再召鲍鹏密议。鲍鹏道：“大人不必着急！总叫得英人欢心，不与大人为难。后事归后人处置，大人即可脱然无累了。”琦善思前想后，亦没有救急法子，只得搜罗歌女，摆列盛筵，时常请英使享宴，迁延时日，这英领事义律，及英将伯麦等抱着始终不让的宗旨，外面却与琦善周旋，大饮大吃，酒酣耳热，还抱着歌女取乐。广东咸水妹，想是从此起。正在花天酒地时候，朝旨已下，琦善接读朝旨，方悉家产籍没的原因，实是怡良一奏而起。小子先录登当时的上谕道：

香港地方紧要，前经琦善奏明，如或给与，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旋又奏请准其在广东通商，并给与香港泊舟寄住。前后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此时并未奉旨允行，何以该督即令其公然占据。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懑！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施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坚，民心不固，摘举数端，危言要挟，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著即革职拿问，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钦此。

琦善读毕，眼泪复如泉水涌下，随道：“我与怡良，无仇无隙，如何把我参奏？且他的奏稿中，不知说的什么说话，真是可恨！”责人不责己。当下着人到抚署中，抄出怡良奏稿，回报琦善，由琦善接瞧道：

自琦善到粤以后，如何办理，未经知会到臣，忽外间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有伪示，逼令彼处民人，归顺彼国”等语。方谓传闻未确，蛊惑人心，随据水师提督转据副将禀抄伪示前来，臣不胜骇异。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县属之澳门，相沿已久，均归中国之同知县丞管辖，而议者犹以为非计，今该夷竟敢胁天朝士民，占据全岛，该处去虎门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州县，势必刻刻防闲，

且此后内地犯法之徒，必以此为藏纳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复无常，一有要求不遂，必仍非礼相向，虽欲追悔从前，其何可及？伏思圣虑周详，无远不照，何待臣鳃鳃过计。但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并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之民，臣实不胜愤懑！第一切驾驭机宜，臣无从悉其颠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调集兵丁，预备进剿，并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均经宣示。臣等晤见时，亦请添募兵勇，以壮声威，固守虎门炮台，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窥伺多端，实有措手莫及之势。现既见有夷文伪示，不敢缄默，谨照录以闻。

琦善瞧完，又气又惧，急得手足冰冷。忽有水师提督关天培，递来急报，说：“英舰复来攻虎门，请派兵速援！”琦善此时，已如死人一般，还有什么心思去顾虎门？随把急报搁起，一概不管。

原来英领事义律，已闻清廷主战消息，与伯麦定议续攻，趁奕山、杨芳、隆文等未曾到粤，即调齐兵舰，高扯红旗，向虎门进发。水师提督关天培，正守靖远炮台，一面飞速请援，一面督军防御；遥见英舰如飞而至，天培督令军士开炮，炮声数响，倒也击着英舰数艘，可恨未中要害，只把铁甲上面，打破了几个窟窿。英舰冒险冲入，两下里炮声震天，轰个不住。天培手下，多中炮倒毙，只望援军前来接应，谁知相持多时，毫无援音。英舰得步进步，所发炮弹，越加接近，宛如雨点雷声，没处躲避，蓦然间一颗飞弹，从天培头上落来，天培把头一偏，那弹正中左臂，接连又是数颗弹丸，把天培身边几个亲兵，大半击倒。兵士便哗乱起来，你逃我走，个个要管自己的性命。天培左臂受伤，已忍痛不住，又见兵士纷纷溃败，大呼道：“英人可恶，琦善可恨！天培从此殉国了。”一恨千古。就将手中的剑，向颈上一抹，一道魂灵，直升天府。

英人乘胜登岸，占据了靖远炮台，转攻威远、横档两炮台。两炮台上的守兵，已自闻风奔溃，总兵李廷钰，副将刘大忠，禁止不住，也只得退走。眼见得两炮台尽陷，虎门失守，英人将虎门各隘，所列大炮三百余门，及上年林则徐购得西洋炮二百余门，统行夺去；并且长驱直入，进薄乌涌。乌涌距省城只六十里，镇守员是总兵祥福，率同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连科，竭力拒战。杀了一两日，寡不敌众，弹药又尽，祥总兵及麾下二将，临敌捐躯，同时毕命，大帅怕死，裨将虽死无益。省城大震。幸亏参赞大臣杨芳，率湖南兵数千至城内，杨参赞素有威名，人心赖以少安。

是时畏懦无能的琦善，已由副都统英隆，奉旨押解进京，只怡良尚任巡抚，即与杨芳相见。当下谈起琦中堂议抚事情，怡良道：“琦中堂在任时，单信任汉奸鲍鹏，堕了英领事义律诡计，一切措置，力反林制台所为。林制台处处筹防，琦中堂偏处处撤防，所以英人长驱直入。现在虎门险要，已经失去，乌涌地方，又复陷落，省城危急异常。幸逢参赞驰至，还好仗着英威，极力补救。”杨芳道：“琦中堂太觉糊涂，抚